癸巳存稿

黟俞正燮理初

古本大學石刻記

某公循吏達官好刊古本大學自述曰乾隆丙申補五臺令讀陽明全集乃取古本大學朝夕尋繹身體力行遂於歷任所至刊龕門壁不忍聖賢真種子遂亾又曰司馬溫公全集世不多見官滇南時讀之會因大學發揮數百言於其上方滇南諸生藏焉其自言得力者如此乃所刊於五臺保德穎州開封濟寧者皆明萬厤十二年南京戶部員外郎唐伯元所上之豐道生書當時號爲魏政和石經此又署王羲之書

按宋司馬光注大學當仁宗時時御書大學賜進士卽禮記本宋始有別注大學不比中庸漢隋志均有單行本可言有古別也程朱改大學後有志道學者多效之明正德十三年七月王守仁從禮記寫出大學本文其識甚高時有張夏者輯閩洛淵源錄反極詆守仁倒置經文盖張夏言道學不暇料檢五經又所傳陳澔禮記中無大學疑是守仁僞造然朱子章句見在爲朱學者多以朱墨塗抹其章句之語夏欲自附朱子亦不全覽朱子章句致不知有舊本可云奇怪今欲宗陽明學亦不審覽王書窺尋禮記直以豐道生書誣之豐道生者有心疾者也見世人多以改經名而守仁古本名較

美則亦自言有子貢詩傳及古本大學中庸出魏政和后經中庸改竄兩節大學以瞻彼淇澳至此以沒世不忘也爲末段中增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二十二字而删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謂修身在正其心十八字唐伯元表上其書引賈逵言大學經之中庸緯之又有鄭曉也者其古言曰正始中虞松等考正五經刻之於石而大學中庸傳焉又謂松表引賈逵言孔伋窮居於宋作大學中庸有沈曦者好此文言不讀古本如矮人觀場而周從龍也者作遵古編以瞻彼淇澳在末段謂文武心法在衛武公定爲子思居衛作又謂顏淵問仁二十二字乃唐

明皇削去此數人者慷慨下筆殆有異人之稟其書初行毛奇齡云止有宋體楷字書五葉道生死忽有篆及分書本時已誤正始爲政和葢不檢魏時年號以古刻石者皆當號政和此本則以政和刻石當是義之妙墨不謂爲陽明學者上下四方往來古今亦信之而不疑也嘉慶七年五月見打本於滋陽記其與司馬文正王文成之所以異者冀有賢者辟其石以無成循吏之過亦冀爲朱王之學者倘冐畧覽朱王之書也

書春秋胡傳後

胡安國夏時冠周月之說書伊訓蔡傳亦勦其說或引日南

至在正月又言公卽位當周正朱子謂用夏正則月與事差至兩月不應如是雜亂無章張春有春王正月考朱氏彝尊謂左傳王周正月周字千金然辨之者皆一篇之文不待讀畢但執一二語辨之無當也胡氏之言曰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不敢專是胡氏明言王周正月正當公卽位日南至於事不得差也然使胡氏之論止此而已將終古無能明其謬者而胡氏又自言曰前乎周者商用丑書云元祀十有二月則不改月後乎周者秦用亥史記云元年冬十月則不改時也夫十有二月殷冬至大祀非殷正月三統所引甚明冬十月

漢武改憲後追書史注亦備胡氏之證已弱又適自害夏時周月之說宋俞文豹吹劍錄云安國春秋傳自草創至成書初稿不留一字是其展轉繆轕自忘其初不足名學也求胡氏所以致謬者爲穀梁傳所誤春秋春王正月者杜預云書王不書王視頒朔與否蓋國史舊文桓三年春正月有事而王未頒朔也十二年春正月不頒朔又無事但舉時成年也莊五年春王正月頒朔無事舉時成年也其但書元年春王正月見不行卽位禮也昭二十三二十四年有王日官從東王猶頒朔也定公以六月卽位故元年不書正月其書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猶隱三年七年昭十八年

二十一年二十八年之春王三月也公羊穀梁二傳讀元年春王爲一句三月以下別爲一句杜讀左氏經亦同而穀梁且以桓元年春王爲一條王者所以正桓因與定元年春王爲類謂定始非正始故無正始二傳又謂隱二年至十一年無正月隱不自正也公羊定元年傳云卽位後也注云昭出奔當絕定不得繼體奉正春秋微時諱託之卽位後故無正月於是正字爲孔子所造劉知幾謂魏晉陽秋於帝紀書帝正月今所傳元經亦書帝正月傳云文中子曰帝之不帝久矣孳名索實此不可去呂祖謙遂謂虞正月不稱帝夏正月不稱王時天下皆知有帝王春秋時人欲肆天理滅夫子不

得已標一王字於正月之上不知虞夏書本記帝王事不得
又使奉帝王正朔春秋乃魯侯奉周王朔事不相通魏晉春
秋及元經所謂妄作𨽻穀梁傳云桓無王者無王之道蓋以
王字乃孔子所造古人旣言王正爲孔子所造胡氏慕其義
而思出奇以蓋之則以爲春字亦孔子所造而義託之行夏
時此所謂悠謬之言心不欲以爲是口不能證其非雖與穀
梁並立可也而自言云古不改月如其說則是周本稱十一
月孔子改爲正月胡氏謂春秋非周月也又云古不改時如
其說則是周從夏稱冬十一月孔子改爲春正月胡氏謂春
秋變夏時也又云夏時冠周月如其說則必古改月而復可

別之爲周月必改時而後可別之爲夏時也自古兩說相背必兩人持之從未有兩說相謬綴爲一篇如胡氏說者則甚矣胡傳之不足爲書與辨之者之疏於披覽也

書古文尙書冤詞後

吾聞之鄒平成君瓘謂今枚文爲魏晉人書者非冤也古文非伏生所有二十五篇又分出伏書五篇者奏上於晉大行於唐疑於宋至元明人則憑虛詬詈之漢以伏生二十八篇謚以泰誓置博士藝文志所謂經二十九卷者是也志又云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則漢書後漢書並云魯共王得壁中書還之孔氏孔安國上之未得施行然藏爲中經故志得錄

之安國又自傳司馬遷及都尉朝以次傳膠東庸生清河胡常號徐敖平陵徐惲河南桑欽此皆不立學官而見儒林傳者扶風賈徽受書於惲徽傳子逵見本傳杜鄴亦扶風人後漢書儒林傳云杜林傳古文尚書林鄴子也魯國孔僖者亦世世傳古文拜郎中其時自安國所傳於外之古文若有達僖以古文立朝必能舉之矣林傳濟南徐巡東海衛宏宏定古文官書逵傳孔氏學爲林作訓馬融爲之傳鄭君爲之注解其傳授則劉歆移文所云古文舊書藏於祕府轉問民閒則膠東庸生之學與之同外內相應鄭本有注無注及伏生先出之書皆孔子所見之文也今其書非先立博士者則皆

不傳而隋人劉光伯引晉書及唐人枚本正義皆爲枚書僞造桑欽以後傳授之人又斥古文鄭注爲張霸僞書桉漢書儒林傳言霸書百兩篇成帝時以中書桉之非是絀其書鄭本無百兩篇又言霸分析合二十九篇爲數十正義引鄭目惟顧命分康王之誥盤庚分三篇又異霸書是爲枚學者不識數也鄭有注者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三篇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康王之誥費誓呂刑文侯之命秦誓皆伏生故有說立博士謂鄭爲古文者鄭君云我先師棘下生孔安國亦爲其說故古文得自爲一學有師

說又泰誓三篇民間所得武帝使博士起傳故獨有傳與書序總三十五篇三十一卷泰誓疏云李顒集注尚書于僞泰誓每篇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爲彼書作傳不知安國作傳止泰誓三篇他古文無傳枚氏僞爲不知孔穎達且悍然爭之其事至今始明也其末立博士之篇馬融所謂絕無師說者謂之逸十六篇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棄稷五子之歌胤征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十六卷皆同題同卷古文本四十六卷武成一卷建武之際亾鄭以博士泰誓一卷益之復得四十六卷皆序自爲卷漢書楚元王傳云逸書十六篇藝文志云以考二

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荀悅漢紀武帝紀云得古文尙書多十六篇孔安國家進之云多者明伏生書雖少於孔壁書而史記儒林傳所謂求其書亾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者實與孔壁書同後先相應也枚氏書則以孔壁文有師說之三十二篇分去書序又分堯典出舜典分皋陶謨出益稷以三十一爲三十三去孔壁文無師說者又去泰誓而造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通孔古文及書序爲五十九篇五十一題同序同卷分序去一大禹謨皋陶謨益稷同序去二康誥酒誥梓材

同序去二通去五卷以合藝文志四十六卷之數不知同序同卷大禹謨雜入伏書卷中難匿多少之數校覩伏書題多二十一文多十九篇多二十五卷多十八卷又半何云多十六篇傳自桑欽平至民間泰誓已立博士漢人或疑之劉歆欲立古文亦不舉泰誓知古文中不得有泰誓枚乃造泰誓三篇尤其愚拙之迹其序稱巫蠱事漢書楚元王及儒林傳皆有之然安國嘗爲其說未聞泰誓外承詔作傳則孔傳之僞亦可知也毛奇齡以楊倫傳誤文謂賈馬鄭爲桼書非孔學建武時天下初定杜林於西州獨懷桼書古文一卷耳非有四十六卷又賈逵爲作訓是有訓注之卷不得以論無注

之十五卷奇齡徒以明人應試妄攻古文吳澄歸有光僞造尚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之文徧檢漢志無之又陰妒閻氏若璩疏證之作間桐鄉錢甲漳浦蔡甲讒語激而右枚反以鄭之四十六卷當枈書一卷則爲枚學者終不識數且謂杜林東漢初人後漢書列之東漢末諸儒之後明別之爲非孔學曾不覽漢書亦列安國於西漢末諸儒之後以非博士業然則後漢書列杜林於諸儒後正明其爲孔學且桓榮賈逵杜林鄭馬皆自有傳故附見之儒林傳末毛於此學而不思書詞書字適以發枚覆所引篇目盡背於古枚文之罪在塞絕孔書而自晉以來朝典文章半出枚義則此二十五篇

爲考訂詞頭之用亦儒者不可少之書是毛書不爲無俾雖然校文固宋以來言精言微言心性者之資糧也而朱子獨以爲疑嗚呼卓矣嘉慶甲子正月十三日

法言文中子

法言之書彊好之者多不明其文理序言圖徽者徽徽通言自謀樹幟也而宋咸注云圖善師爲桐子命者桐侗僮童通而注云桐洞也問銘荅以愼言禮書者謂銘法見禮記而注廣言膚淺酒誥篇空今亾者謂今不能補而注云今文亾古文有舉蜀莊以旆者謂旌名也而注以旆爲之知幾先甲一日易者揆度易也後甲一日難者謂乙抽軋而出難也而注

反云先未兆後已形重黎篇欲讎僞者讎售同而注云匹也孝至篇處僞者處度也而注云居僞皆不明文理又先知篇明言井田肉刑而孝至篇復井刑注云井田象刑是違法言本意又重黎葢天應難未幾者楊雄自言其難葢八事而注不知淵騫篇周順赧者順謂愼靚王而注亦不知知讀法言者多愚矣文中子王通必有其人作書者葢王凝父子夸誕可憐人也其云子之家廟座必東南向不忘先人之國似非情理又云子之家朝服祭器不假又云子躬耕庶人之職也何當有朝服葢虛造語言隨意所之耳

異端

魏王肅字子雍何晏字平叔王弼字輔嗣晉皇甫謐字士安唐啖助字叔佐趙匡字伯循陸質本名淳字伯沖宋孫復字明復王安石字介甫此九人者蔑棄典文幽沈仁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易書禮春秋論語舊說盡亂而王肅最爲精悍兼采馬融賈逵之與鄭異者羅織之時蜀李譔亦皆依準賈馬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其餘人詎不足責矣

揃

士喪禮云蚤揃如他日注云斷爪揃鬊也人君則小臣爲之他日平生時士虞記作搔翦喪大記作小臣爪手翦鬚莊子

外物篇言㜸摵可以作老益平髟眉鬚不使老醜鄭以揃爲揃鬚義本喪大記所謂事死如事生也有明新吾先生呂坤者非之曰斷爪翦髮何謂也體受歸全存之何病邪敬又爲之說曰剔手足甲曰爪刷鬚鬢曰揃鄭語揃爲斷鬚非也蓋呂止讀禮記大全忽發癲論邪則及見鄭注而不深求其義究之邪非鄭注而呂非非周公呂更非矣

南風

史記樂書云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集解引鄭又引王肅云南風育養民之風也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索隱云此詩之詞出尸子及家語案樂記注云南風

長養之風言父母之長養也其辭未聞正義云聖證論引尸子家語難鄭馬昭云家語肅所增尸子雜說不可取證正經也尋南風之義鄭有師說虞聖元音其辭未聞自是自古無傳正義之辨乃儒詞也家語書不足道穀梁傳引尸子韓非子引慎子尸子尸子冣古冣可據鄭何不取證正經公羊傳有高子魯子子沈子子司馬子子女子子北宮子公扈子詩序有高子傳有仲梁子孟仲子論語注有曼子爾雅注有尸子何非取證雜說蓋此尸子魏時續卷之文事見隋經籍志宜鄭未聞馬昭不知尸子亦肅增王肅皇甫謐得非所謂怪誕者乎

井不反唾

不跨井竈儒者行也玉臺新詠魏劉勳妻王宋詩云千里不唾井況乃昔所奉蘇鶚演義引作千里不瀉井況乃昔所奉當是古常談唐李匡乂資暇集云諺曰千里井不反唾演義引杜詩注諺云千里井不反唾是唐時亦有此諺反者謂反陳莝唾者謂唾汙之唐人多好穿鑿演義引金陵記云江南計吏止於傳舍及時就路以馬殘草瀉於井中而謂已無再過之期不久復由此飲遂爲昔時莝刺喉而死後人戒之曰千里井不瀉莝資暇集云不反唾唾或爲蚪昔人經驛舍反馬餘莝於井後經此井汲水爲莝所哽因言千里井不反蚪

後謂爲啞爾反啞是二義不反及不瀉爲一事不啞又一事不得云啞爲剉謂且南朝泄基魏時何得豫謂爲啞也

陳祥道禮書

孔穎達說月令中星引書考靈曜云主春鳥昏中種稷主夏心昏中種黍主秋虛昏中種麥主冬昴昏中入山斬伐具器械此唐虞時中星月令正義引之蓋文從其類而陳祥道非之云不特如此龍見而雩火流而授衣天根見而成梁凡奉天順人莫不順乎此偏舉不中之星以與孔爭豈非怪乎又嘗見一短書名曰稽古日鈔引有所謂蔡虛齋也者言尙書六宗古說皆謬當爲日一月二經星三緯星四五辰五十二

辰六大緯星卽五辰經星卽十二辰曾不知此其知蓋與祥道同矣

書蘆城平話後

蘆城平話四卷皇明小史十八卷宮史五卷事物初畧三十四卷又有買愁集不全皆呂貞九撰句容王君喬年所藏呂蓋天津人其自號赤隱不知何意平話中說熊廷弼汪文言傳樾吳孔嘉吳養春事甚詳前於王氏見明時不全京報天啟四年四月傅樾參內閣中書汪文言卽休寧縣犯贜遣戍之庫吏汪守泰六月審確杖革爲民檢熹宗本紀不載至報稱十二月梁夢環復參汪文言一本奉旨鎭撫司委人拑拿

則本紀所云辛巳逮問報稱五年三月錦衣衛取供詞連趙南星等本紀爲日丁丑報又於四月內夾鼎甲單第三名吳孔嘉下云貫南直隸徽州府歙縣人本紀則云三月丙寅報稱八月奉聖旨東林關內江西徽州一切書院俱著拆毀其田土房屋估值變賣催解助三殿工程則本紀之八月壬午也此後報稱抄發王紹徽東林點將錄一卷中開捧把帥字旗將校一名地賊星鼓上蚤內閣中書汪文言六年三月文言族人京官汪汝楫汪澍俱削職爲民閏六月東廠奏據告人吳榮告直隸徽州府歙縣人吳養春家貲數百萬爲富不仁一向結交搢紳霸佔黃山砍伐樹木貨賣年久獲利何止

數十餘萬先年巡按御史駱駸曾見其強橫將黃山地趾判
斷一半入公卷案現存養春用賄蒙蔽仍霸官山近因大工
肇興採取黃山木植應用養春膽敢遣家丁文節到京打點
停寢採木旨意又前於天啟五年八月內奉旨拆毀書院養
春不遵明旨巧立名色創崇文書院招聚朋黨等情廠臣隨
將其黨吳君實吳謇叔程夢庚章應薦茅培許應江川佑拘
喚訊問符合奉聖旨這欺君抗旨犯人著該廠監候其吳養
春著錦衣衛官旗同撫按拏解其賣木贓銀嚴拏家屬監追
八月東廠奉聖旨犯人吳養春等質對明白著拏赴鎮撫司
嚴刑追贓北鎮撫司奉聖旨程夢庚等贓銀十三萬六千兩

本司立限嚴追吳養春贓銀六十餘萬兩著撫按追解山場木植值銀三十餘萬兩著工部即差官估賣九月工部奉聖旨黃山木植專差主事呂下問上緊追解其山場丈量等則著定額另奏是月議敘吳孔嘉以三朝要典纂修成十月本紀有丙申逮中書舍人吳懷賢下鎮撫司獄杖殺之不見京報懷賢乃休寧吳罵傳櫆梁夢環吳孔嘉者也報又稱七年二月大理寺丞許志吉奏吳養春家財廣佈於外請從天津淮揚兩浙諸處嚴追奉聖旨即差許志吉辦理四月直隸奏黃山木植一案三月間歙縣巖寺民人萬餘糾合同赴府城拆毀察院尋殺主事呂下問下問脫後牆攜家眷躲入同知

署內現在知府石萬程詳報病軀不能供職奉聖旨這本植

一事即歸併許志吉辦理本紀俱未載報又稱崇禎元年五

月抄發逆案節畧許志吉矯旨派贓附逆流毒黃山一案重

辟何辭入第三等斬監候秋後處決吳孔嘉交結近侍黃山

一案慘殺多人入第六等徒三年納贖爲民其見於官文書

者如此而府志縣志無有也讀平話序錄乃知其事其涉吳

孔嘉者定逆案時嚴訊吳榮榮故養春家奴竊財逃去旣而

依孔嘉孔嘉幼失父其幼讀書及養母費用考試之費與見

奄拜義父之贄五萬金皆出於養春養春遣奴吳文節核天

津鹽務至京看孔嘉遇榮欲告之榮夜語孔嘉謂養春本殺

孔嘉之父而僞恤其身且黃山木植可助三殿工孔嘉以語奄父奄父笑曰吾得財汝復慽吾義兒固孝子也汝使吳榮來吾爲殺文節故孔嘉入逆案其在六等當時亦以義兒孝子寬之也其實孔嘉父以溺病死其爲魏奄義兒實以功名念重請示養春養春富而愚畀以重賄而不意得禍之酷也魏忠賢傳亦言孔嘉養春有仇誘奴告之父子瘐死又以寺丞許志吉爲評事石萬程則削髮去閹黨李魯生傳則魯生時爲給事中猶上章劾萬程其鄙頑如此平話中王爾玉者江夏知縣熊廷弼獄承追熊兆珪贓逼之死湖廣人誦言爾玉帷薄不修葢非誣也此書與黜將錄東林籍貫東林同志

錄東林朋黨錄盜柄東林夥天監錄魏應泰夥壞封疆錄並傳其眞空家鄉無生父母傳檄告梁夢環語見汲縣潞王墳旁廟碑不知何所本雍正六年九月河東總督辦東平州牛三花拉案其教名三元會空字教咒云眞空家鄉無生父母現在如來彌勒我主乾隆三十七年山東巡撫辦單縣劉省過案其教名五葷道收元教咒云眞空家鄉無生父母現在如來彌勒我主蓋邪入邪見同喜稱說汪文言乃能罵之宜觸傳梁之怒平話體蓋多臆造此書於事實似十居其八嘉慶癸亥重過句容住葛仙庵中借平話及舊報爲比附之幾以爲字字可据過宣和遺事遠矣

義門讀書記

何焯以時文名滿天下用批時文法批書讀書記中批論語舜有臣五人一章云大全采陳定宇說唐虞周平放然後徐徐找出惟字乃字口氣為下文二句收足難字轉换地始入面俱到蒙引存疑以為主周言斯者周也妄生穿鑿試取經文一再讀果如伊所言否也閱至此令人失笑此章不主周言斯字不指周則文義不可解何於康熙二十七年十月許三禮奏云何焯作貢生往來徐乾學門下代作會墨序寓言諷刺乾學託江南巡撫訪拏之康熙四十五年四月奉上諭文義荒疏不準授職五十四年十一月奉

上諭生性不識恩義革去官銜進士舉人雍正四年三月奉
上諭頗有文名可惜行止不端立身卑污
聖明垂鑒正以其顛倒是非也何又嘗批有困學紀聞於天
道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句批云句讀未詳桉
前文有三分里之一四分度之一句讀相同若未詳則先已
未詳而獨於此句批之知其生平多欺心之學矣

白席

通鑑綱目有書法發明等書續綱目又有發明廣義等雜於
事實之中卑情諂態甚可厭惡容齋五筆云楊愿佞秦檜檜
食間噴嚏失笑愿倉卒間亦隨之噴嚏失笑此等書頗似之

又嘗戲謂之白席老學菴筆記云北方有白席鄙俚可笑韓魏公赴一姻家禮席偶取盤中荔支欲啗之白席遽唱言資政喫荔支請眾客同喫荔支魏公憎其喋喋因置不復取白席又唱言資政惡發也卻請眾客放下荔支魏公亦爲之一笑

晉陽庵

嘗於潘家河沿晉陽庵看客遇一人極訾庵名言京城庵何得名晉陽庵憶古事有一切比劉肅大唐世說新話云薛艮嗣爲荆州長史荆州舊有河東寺後梁蕭詧爲其兄河東王造艮嗣見而驚曰此江漢之閒與河東有何關涉遂奏改之

亘嗣寡學深爲人所笑欲引以爲對再思之而止法苑珠林則言河東寺在松滋又有河西寺晉郭璞所造裴薛柳杜四姓居其地

僞笑

明人喜言笑者由趨風氣僞言之文集中曰余笑而不言者必有二三處非是則不爲尖新崇禎中奏疏至有曰豈不笑破天下之口者非是則不爲氣節碧血錄天變雜紀云天啟丙寅五月初六日地震一人折腿臥地呻吟見婦人赤身以物掩下體過此人又痛又笑計六奇明季北畧言此人姓項其笑非當時事理也宋岳珂桯史云歐公知貢舉有舉子問

堯舜事是一是二觀者閧然大笑公不動色徐曰疑事恐悞者郎不必用觀者又一笑公他日爲學者言必屢頻及之然屢頻非歐所及歐五代史鄭珏傳云唐兵至梁帝哭問計珏曰以傳國寶入唐軍緩其進以待救兵之至梁主曰能了事否珏徐曰恐不易了於是左右皆大笑其笑亦非當日事理事後文章也

右甲子七月在德州札記者言屢頻非歐事者亦有所見非惟鄭珏傳可證也宋人高晦叟珍席放談云南唐時侍郎楊鑾問妻兄國相湯悅曰不知堯舜是幾件事悅曰如此疑事不要使則非問知貢舉者又舉場亦前有二說珍

席放談云眞宗問楊文公廉中何故哄笑對言有舉人上
請堯舜是幾事臣荅以有疑時不要使同僚皆笑眞宗亦
爲之動容又龐元英文昌雜錄云劉莘老言昔鄆州進士
李矩赴試問李演曰堯舜何如可以對天地否演曰似此
疑惑事切不可用間者大喙此事雜出未必舉子專不知
堯舜故知歐無此事也庚午九月宣城舟中書

衝波傳

繹史載衝波傳云孔子適陳途見二女采桑子曰南枝窈窕
北枝長荅曰夫子遊陳必絕糧九曲明珠穿不得著來問我
采桑娘子至陳陳發兵圍之使穿九曲珠乃釋其厄夫子使

囘賜返問之其家謬云女外出以一瓜餉二子子貢曰瓜子在內也女乃出見曰蜜塗絲以繫蟻煙薰之蟻乃過金樓子雜記篇云孔子遊於山使子路取水逢虎攣其尾得之納懷中還問曰上士殺虎何如子曰持虎頭中士殺虎何如曰捉虎耳下士殺虎何如曰攣虎尾子路出尾棄之繹史亦引爲衡波傳今常熟南十里有后隅曰先賢言子故里土人言孔子來覩子游至此有一人浴河中問之荅曰頭戴衣衫身戲水若問虞山有十里孔子遂反權去也其語甚似著來問我采桑娘其言孔子至吳古亦有之越絕書云孔子從弟子奉先王雅琴禮樂奏於越述五帝三王之道越王問以兵孔子

不荅因辭而去釋史又引吳越春秋云孔子至吳夫差聞孔子至微服往觀之或傷王指王怒欲索而誅之子胥諫則說苑正諫所謂白龍魚服之說也今趙氏吳越春秋無此事或楊方所未削繁別本

科場書

今人謂科場書爲兎園冊非也舊五代史馮道傳云道謂任贊曰兎園冊皆名儒所集道能諷之今士子止看文場秀句便爲舉業兎園冊者唐貞觀時虞世南爲蔣王撰集其人不事科場文場秀句王啟所集懷挾本也唐書藝文志總集類有文場秀句一卷類書有韋稔應用類對十卷高測韻對十

卷而不載兔園冊蓋鄙其通俗然其風不始於唐後漢書蔡邕傳封事七事五云諸生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程文虛冒名氏唐書選舉志云帖經孤章絕言舉人驅懸孤絕索幽隱爲詩賦誦習之不過十數篇難者悉詳矣是漢時有連偶捷錄唐則孤絕詩賦與文場秀句進士明經分有其書宋時又有別本愧郯錄云政和四年六月十九日黃潛善奏比年以來求舉者於時文中采摭陳言區別事類編次成集便於剽竊謂之決科機要詔立賞錢百貫告捉仍拘板毀棄元王惲玉堂嘉話引辛殿撰小傳云既歸宋非科舉莫進公笑曰此何有消青銅三百易一部時文足矣既擢第孝宗曰是以

三百青蚨傅吾爵者才其爲是科場書謂之時文何遠春渚紀聞云李偕赴試夢陳元仲手執一黃背書若書肆所市時文者顧視不輟畧不與客言其時人士揣摩如此予又於舊攤買得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別集二冊計十卷宋黃履翁所集者又在決科機要之後明史陳幼學傳云稍遷刑部主事時嘉興人袁黃妄批削四書書經集註名曰刪正刊行幼學駁正其書抗疏論列桉此風甚熾乾隆二十九年部議坊間刪本禮記出示銷燬五十四年禁小本經書五十七年五十八年禁刪節經書嘉慶二十年三月禁坊刻四書典制類聯及四書人物類典串珠等書道光十一年十月禁書肆小本

嚴究板片銷燬十四年七月提督衙門獲文海題備等小本四千八百五十本交刑部

酷儒秀書

夾谷之會左傳云齊犁彌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穀梁傳云齊人鼓譟而起孔子使司馬止之益齊以兵來魯以兵應之史記齊魯世家所載是也穀梁又增一事云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史記孔子世家云倡優侏儒爲戲而前孔子曰匹夫熒惑諸侯者罪當誅有司加法焉首足異處齊侯懼而動陸賈新語云優施舞於魯公之幕下孔子

曰君辱臣當死使司馬行法斬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瞿然

而恐後漢張升傳守外黃令趙明威戮曰昔孔子暫相誅齊

之侏儒手足異門而出故能威震强國反其侵地後升以誅

死此四引孔子之事乃委巷窮儒忮螫之心無所泄造此莠

言上誣聖人不可訓也優人笑惑乃其職於禮宜卻之於法

不得死且魯豈當殺齊優實其說是行不義而殺不辜齊人

怒而魯君不返也矣人有做行之者史記李廣列傳云廣夜

行霸陵尉醉呵止廣宿亭下廣爲將請尉行至軍斬之魏志

楊阜傳云阜爲將作大匠欲上疏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

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

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乃與小吏爲密乎夫霸陵尉職應止夜行者魏令將作大匠不當知後宮人數尉與吏責法則君子殺之守法則廣斬之皁杖之豈非器小心螫舞文肆毒者乎世說云褚裒微行往錢塘亭令至亭吏驅裒移牛屋下後令知之爲具饌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慚公與令酌宴言色無異狀如不覺唐語林云陸兗公爲同州刺史僮遇參軍不下馬參軍鞭之謁公謝去公曰不下馬打也得不打也得官人打了去也得不去也得褚陸皆所謂雅量者褚不原吏奉令之苦陸庇其僮刻者記之以爲美談是眞苶矣藝文類聚載桓譚新論云余歸沛道疾蒙絮被絳𦆯襜褕

乘騂馬宿東亭亭長疑是賊發兵夜來余令吏勿鬬乃相問而去後漢書韓康傳云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康過亭奪康牛使者欲殺之康曰此自康與之亭長何罪乃止亭長不覺盜罪也倘譚吏與鬬無論勝敗亭長小吏必終受誣奪康牛正所以爲康也乃欲殺之倘不奪康牛當奪誰牛道橋不修又當死以此知小吏不可爲而桓譚韓康不失爲君子也其尤異者晉語云趙盾以韓厥爲司馬使人以乘車干行厥僇之盾召厥禮之曰吾故以是觀汝也夫厥之能守法也固矣盾所使之人何罪以此推之魏志曹植傳注引世語云太祖遣太子及植各出鄴城一門密敕門者不得

出以觀其所爲太子至門不得出而還楊修先戒植若門不出侯受王命可斬守者植從之不請符而斬守者與叛逆何異修他日被誅植終不能奪嫡知太祖英察矣又以此推之高歡語長史薛琡言使其子洋治亂絲洋拔刀斬之曰亂者必斬夫違命不治絲獨非亂乎其意蓋倣齊君王后以椎解環不知環破卽解亂絲斬之仍不治也漢書龔遂傳云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絲不可急也緩之然後可治高氏父子不足論然歡在洋之愚憨不至此其狀迂而很乃無知酷儒之莠言此東坡志林所謂杜默之豪正京東學究飲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飽後所發者也

愚儒莠書

朱弁曲洧舊聞云建隆間竹木務監官患所積材植長短不齊乞翦截俾齊整太祖批其狀曰汝手指能無長短乎胡不截之使齊長者任其自長短者任其自短弁親戚有見此狀及批者其言似可信邵博聞見錄則云厥大爲小何若斬汝之頭乎言已近矣王鞏清虛雜著則云三司奏截大枋太祖皇帝批其狀曰截你爺頭截你娘頭其愛物如此周密齊東野語則謂手指言文弱無氣象太祖以三司請截摸枋大材脩寢殿批曰截你爺頭截你娘頭別尋將來眞大哉王言也此何王言氣象葢以史記漢高慢罵而倣以爲書其愚如

此蔡條鐵圍山叢談云溫成叔堯佐除節度宣徽景靈三使
包孝肅爲中丞擊焉其白簡駭人不忍聞而昭陵容之曲洧
舊聞則云張堯封除宣徽使包拯乞對大陳其不可反復數
百言音吐憤激唾濺帝面帝卒爲罷之張堯封溫成后父也
仁宗退謂后曰中丞向前說話直唾我面汝只要宣徽使宣
徽使豈知包拯是中丞乎尋宋仁宗及溫成並無得罪於羣
臣百姓溫成事見本傳見孫甫包拯唐介張擇行王舉正傳
英宗立後諸名正人者皆以仁宗無子不使之御內爲臣僚
擁戴英宗功因追罵其時宮掖以自表其忠堯封爲宣徽使
並無不可何至憤激唾上面且堯封爲石州推官卒後溫成

幼無依始入宮何由既貴後爲父求官又溫成既卒五年包拯始爲中丞仁宗何緣以告溫成欲使溫成緣何知之今加以妄詞述中丞狂悖皇祐童騃宋之臣子忍爲此言者蓋以晏子春秋齊景形狀而倣以爲書其愚如此李元綱厚德錄引丁謂談錄云竇儀見客四弟已貴皆侍立王闢澠水燕談錄云王祚見客子宰相溥侍立陳省華見客子堯咨堯佐等侍立皆云學生禮當然其言可詫又云堯咨守荆南宴集以弓矢爲樂母夫人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輔國家今汝不務行仁化而專一夫之伎豈汝先人志耶杖之碎其金魚射爲六藝之一州將習射乃正業忠孝之行也受杖當解金魚杖碎

金魚金堅且碎入骨折矣衰門賤婦亦不至此堯咨母不當有此言此事明方昕集事詩鑒引此爲賢母著書者含毫吮墨搖頭轉目愚鄙之狀見於紙上也

談元芳書

宋蘇軾言每日胸中出少許議論積久便成一書此宋時習派不問是非甚害事也五總志云王介甫以動靜問東坡東坡曰精出於動神守爲靜動靜卽精神也梭精靜同聲神从申動也蘇說乃相反澠水燕談錄云晁迥言人耳有靈響聽於靜中似鈴聲遠聞者耆年之後愈覺清澈如幽泉漱玉如清磬搖空如秋蟬曳緖以爲三妙音石林燕語云晁迥晚年

耳中如潮如磬聞聲如簧如雷如鈴如潮如磬如蟬如泉爲學佛仙之驗桉此衰年腎枯之病也耳脈在腎骨之本在腎腎枯則骨之相接處不潤故精澀神疲喜桉摩欠伸頭骨不動腎枯則頭昏失志骨之腠理磨響耳根自聞之乃以爲妙此種議論雖少許然不如不出也

誇誕莠書

四庫書提要以蔡絛鐵圍山叢談爲文章中小人之雄葢以其文姦枯惡梁谿漫志亦以爲無忌憚之小人然此誇誕蒞見之書也誇誕乃小人之常惟條言實有不可解者稱宋故事天子誕節宰相獨登殿上天子萬壽天子還內宰相夫人

獨登殿奉觴上天子萬壽仍以紅羅銷金纈帕繫天子臂此儒臣之至榮云云宋立國亦有法度不當有此故事而條言蔡京妻嘗為之按宋史姦臣傳云帝幸蔡京第命坐傳觴京謝表云主婦上壽請釂而肎從京子攸為開府少保得與宮中秘戲侍曲宴多道市井婬媟詼浪語妻宋氏出入禁掖乃知母子姑婦同此汙穢而條又誣之為宋朝故事謂宰相夫人皆如此此則是誣哲宗以上而於此自暴其母之醜君臣父子夫婦之倫皆無之卽在誇誕之中亦是莠言正人君子不忍信也

曠達莠書

晉人元虛之學大臣世族責國肥身流毒甚久事由父子兄弟漠不相關而君臣朋友因之潰敗子以字呼父弟以火攻兄已不足責謝氏家範差勝於王然晉書謝元傳云謝安曰子弟亦何與人事而正欲其佳元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宋書謝宏微傳云宏微讓財不爭曰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此皆千年所傳名言謂子弟不與己事死後不復見關其言慘忍刻毒欲於君臣朋友之際望其終始豈可得乎葢其心可疑矣此又老莊釋氏之莠也

悖儒莠書

呂氏春秋言湯克夏大旱七年乃以身禱於桑林自以爲犧牲用祈於上帝民乃大悅雨乃大至淮南子言湯時大旱七年卜以人祀湯言我自當之乃使人積薪翦髮及爪自潔居柴上將自焚以祭天火將然卽降大雨此凶年鼓亂之悖言也魏志文帝紀注載漢魏禪代衆事太史丞許芝之言周公反政尸子謂孔子非之以爲周公不聖不爲兆民也又輔國將軍等奏孔子曰周公其爲不聖乎以天下讓是天地日月輕去萬物也此尸子蓋王朗家物後王肅出其本有續卷見隋經籍志又梁書高祖紀中興二年正月府僚勸進云使夫匹婦小兒羞言伊呂鄉校里塾恥談五霸亦可謂悖矣

賊書

明常熟徐復祚花當閣叢談村老委談云里中有邱老四者賊魁也著一書名胠篋秘訣有庠生者從之盜按莊子外篇云儒發冢大儒臚傳小儒稱詩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梁書良吏傳云邱仲孚齊永明初選爲國子生舉高第未調還鄉里家貧無以自資乃結羣盜爲之計畫劫掠三吳仲孚聰明有智畧羣盜畏而服之所行皆果故不發南史亦同此皆秀才作賊才能著書者也若晉時則戴淵嘗在江淮閒劫掠商旅石崇作荆州刺史劫奪殺人致巨富祖逖作官時夜使健兒出南塘鼓行劫掠俱見晉書傳古

人不以爲奇北齊司徒左長史畢義雲家兗州北境嘗劫盜行旅晚方折節從官見北齊書傳唐以後武達者有之文通則少矣然宣室志云深州錄事參軍李生讀書以詩稱少嘗掠人於太行排入崖下得綺繪百餘段酉陽雜俎云鄭刺史稟當家鄭寅讀書爲盜事發而死雲溪友議云李彙征於循州韋氏莊見韋思敬年八十餘吟古今詩數十家又吟李涉詩乃言少嘗爲盜江鄰幾雜志云大名進士劉建侯與妻同殺人取其金程琳爲知府殺之其人容貌堂堂言詞辨博壘客揮犀云有秀才盜絹官試之賦乃云窺其戶而闃其無人遐不謂矣見其利而忘其有義卷而懷之盜絹與古盜犬秀

連筠簃叢書　靈石楊氏栞

才不同此因盜也王文簡池北偶談云先世翁媼遇夜有穴其壁者燭之曰君儒生乃作此夫婦出粟與之去錢至敬庵筆記云平公其政爲鎭洋令有捕繫賊並贓至秀才也公曰無此理也責捕而釋賊一日邑七都施姓牆被穿驚起於室偶獲賊解縣則前秀才也乃撻賊此皆常熟所謂庠生者流村老委談又云庠生者姦事主女邱老四大驚以爲必敗案果破庠生者在繫自言之蓋胠篋祕訣中所切戒眞奇異書也宋人書有鬼董者其卷五云北蘆塘蓋即今壽州潁上北爐橋古三官人訓與安豐彭八繆興國王孝忠偕周寶劫臨安赤山閘一郎家訓與衆誓毋殺人毋汙婦女旣執閔妻中官養女也有

色寶欲淫之訓怒拔刀將斬寶乃中止閱月寶入興國孝忠皆就縛獨古訓逸去終莫能得紀文達如是我聞云李金樑李金柱劫一節婦鬼神怒覰後並伏法又述李鴻志言嗚散躍馬三十年夥黨中敗者十二三不敗者十七八若一汙人婦女屈指計之從無一人不敗者故恒以是戒其徒灤陽消夏錄云齊大與眾行劫眾劫淫一婦齊大挺刀解之後羣盜就捕駢誅惟齊大終不能弋獲合古訓庠生者李志鴻齊大之事知胠篋秘訣之言不謬或言盜多縱酒娼妓家此姦盜各案非姦盜並行也少時見句容名捕居明者天王寺大盜採花官追之急居請寬免比言此案必破以身任之案果破

令爲歸安費君元震厚賞而問之居明日盜而姦爲無理故必敗費笑曰盜豈有理耶居明日固也偷劫皆出無柰採花非無柰鬼神惡之故强盜拒捕情急殺人有漏網採花獨無漏網者人神交乘之也論亦廉悍矣哉

書太清神鑑後

太清神鑑山根橫列第五位魚尾缺陷是賊人也色惡則被引也年上橫列第七位盜賊發惡色者卽是賊痣生眼胲上者主作賊生盜部主姦竊眼胲上應是眏上列子說符篇晉有郤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閒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羣盜殘之眉睫之閒殆太清神鑑所謂眏

而誤爲胲也

鄧析子跋

鄧析子書不多語平易近人有理致無譸詐之習意古所謂鄧析書不止此如淮南萬畢術別有篇策也世言子產殺鄧析非也鄧析葢與子產同里居列子仲尼篇云圃澤役者伯豐子過東里遇鄧析鄧析言執政功伯豐子曰無知無能而知與能爲之使執政乃吾之所使鄧析無以應楊朱篇云子產以兄朝弟穆爲慮密造鄧析而謀之鄧析使誘以禮義之尊朝穆謂鄙而可憐鄧析曰子產與眞人朝穆居而不知也子產與鄧析甚厚且左氏春秋有年月爲檢必不誤左氏云

定公九年春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是駟歂事荀子非十二子云不法先王不是禮義好治怪說玩奇辭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是鄧析也則鄧析自有罪列子力命篇又云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作竹刑數難子產之治子產誅之呂氏春秋離謂則云鄭國多相懸以書者子產令無懸書鄧析致之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應之亦無窮可不可無辨罰愈疾其亂愈疾洧水甚大富人溺有得其死者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鄧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賣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鄧析鄧又荅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

袴民納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是非無度而可不可日變欲勝因勝欲罪因罪鄭國大亂子產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其事甚鄙鄧析爲大夫有田祿不得愛衣袴小利當是鄭國有此人子產殺之鄧析析收得其書列其事指與刑鼎相雜者別條出爲竹刑卽荀子所謂好治怪說者子產卒後二十年駟歂以他罪殺鄧析初子產所殺者人不得其名以其術盡鄧析所輯書中遂以書名其人耳訟書古不傳或言當在名家或言當在縱橫家然大半鄙淺不能歷久唐人雷民傳云雷州雨後野地得黳石謂之雷公墨凡訟者投牒必以雷公墨雜常墨書之爲利則又厭勝之術訟師多奉之周興

令徒思止等招集數百人作告密羅織經宜多卷軸然大唐新語止云一卷唐書來俊臣傳云與其屬朱南山萬國俊作羅織經一篇具支脈綱由咸有首末捘以從事則止一篇也今亦不傳宋沈括筆談云世傳江西人好訟有一書名鄧思賢皆訟牒法也其始則教以舞文舞文不可得則欺誣以取之欺誣不可得則求其罪以劫之蓋思賢所記師傳交構說義其時有刻板乃通行故古訟書不傳訟書以鄧思賢爲冣古或其人姓鄧書本無名傳者以人名其書或即書名示思鄧析之意皆未可知元周密癸辛雜識云江西往往開訟學教人如策科之法出甲乙對荅及譁訐之語專門於此從之

者常數百人所讀葢鄧思賢也乾隆七年四月初二日部議
坊刊賣訟師祕本驚天雷相角法家新書刑臺秦鏡等書及
擬定膚受式樣造成險惡套語者嚴加查禁賣者杖一百徒
三年買者杖一百近又有蕭曹心書徹膽寒鐵木犁霜毫寫
心等書語極猥很覽其文意乃必敗之道不知何以能行也

不昵婦人

漢書朱博傳云博夜寢早起妻罕見其面吳志劉繇傳注引
吳書云顧悌待妻有禮常夜入晨出希見其面此史傳相襲
不致思之詞其妻卽驕惰亦不當以婦人日日早寢而晏起
至不見其面也南史徐勉傳云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

數旬乃一還家羣犬驚吠北齊書邢劭傳云劭與婦甚疏未嘗內宿自言嘗晝入內閤爲狗所吠言畢便撫掌大笑周書蕭詧傳云詧性不喜見婦人相去數步遥聞其臭經御婦人之衣不復更著甕牖閒評云蘇軾與友朋羣居性不昵婦人此或由勤於人事或歷憂患亦或由天性南史何點傳云感家禍欲絕婚宦尚之强爲娶琅琊王氏禮期將親迎點累涕泣求執本志遂得罷老又娶魯國孔氏女點雖婚亦不與妻相見築別室以處之人莫喻其意魏書夏侯道遷傳云父母爲結婚韋氏道遷云願懷四方之志不願娶婦家人咸謂戲言及至婚日求覓不知所在北史云齊褚伯玉年十八父爲

娶婦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山居梁書劉訏傳云兄絜爲聘妻剋日成婚訏聞而逃匿事息乃還蕭視素傳云妻王儉女久與別居遂無子王鞏聞見近錄云李化先少好神仙父母令娶婦禮席之日化先踰垣而走此皆畸人也

止欲閑情

古人止欲閑情正情靜思諸賦譏之者以曲終奏雅其自託則曰發乎情止乎禮義或言情則野犯無禮義言禮義則矯僞不近人情是爲有損無益之文蔡邕協初賦云情罔象而無主曹植洛神賦云心振蕩而不怡欲動情肆窮其幽隱所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也司馬相如美人賦云女乃弛其上

服表其中衣皓體呈露弱骨豐肌時來親臣柔滑如脂臣乃脈定於內心正於懷其言脈定於內與情悃象心振蕩相對眞麗則名言要在定血氣也

左傳女陽物而晦時

左傳昭元年云女陽物而晦時六字俱詳本傳此語乃綜其義女者上云近女也陽者上云六氣陽正義引先儒云陽金燥也物者上云物亦如之注云物事也晦者上云六氣晦正義引先儒晦爲水謂昏黑也時者上云君子有四時夜以安身也言近女爲金燥之事在晦亦當順安身之時不可過干過干則燥爲內熱晦爲惑蠱杜注云女常隨男故曰陽物其

名不正顧炎武云女陰中有陽其物屬火故曰陽似宋元人議論

長白美人

詩碩人云碩人其頎澤陂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碩大且儼車牽云辰彼碩女女貴大也史記田敬仲世家云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爲後宮蘇秦列傳云後有長姣美人後漢書馮勤傳云祖𦣱長不滿七尺常自恥短陋恐子孫似之乃爲子伉娶長妻生勤長八尺三寸魏書陸琇傳云毋赫連氏身長七尺九寸甚婦容以長爲貴漢法八月選女必身長合度長白即美德賈納短青晉之所以亂也唐書亦言元宗選

長白女子侍太子鹽鐵論刺權云中山素女亦長白女子也宋人記竈鶴夫妻短闊亦貴乃偶然耳

元牝

列子天瑞篇云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元牝元牝之門是爲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其法黃老元素之所同道家河上公老子注云元在上牝在下以元爲鼻牝爲口抱朴子同因此有人中之說是孔氏談苑中山詩話上官泌下官口鄙諺之證矣二仙傳道集云一腎在左爲元以升氣上傳肝一腎在右爲牝以降液下傳膀胱是又醫士右腎命門之謬說也今桉牝者古人以爲谿谷所謂虛牝者如今言空洞

朱子語錄云牝只是木孔承栒能受的物事元牝者至妙之牝不是那一樣的牝其言若卽若離嘗深思之元者白虎通五行篇云元冥者入冥也是元爲入牝者唐律衞禁上釋文云有穴而可受入者爲牝則元牝之爲古語可知爲表出之儒者可勿復道矣

李娃傳

太平廣記李娃傳文筆極工所云常州刺史滎陽公及其子姓官爵劉後村詩話以爲鄭亞鄭畋然稽之唐書宰相世系表鄭氏滎陽房中無有合者蓋故錯隱之開元天寶遺事記長安妓劉國容使女僕送天長簿郭昭述至咸陽小說所言

地勢多不相應此傳所言坊曲頗合事理長安圖志平康爲
朱雀街東第三街之第八坊其第九坊卽宣陽以丹鳳門街
言則第五坊平康第六坊宣陽傳云平康里北門東轉小曲
卽宣陽是平康宣陽路皆直南北其街則直東西傳又云日
暮計程不能達則作傳者信筆漫書之非實情也布政里則
在朱雀街西第三街去平康甚近其詭云延秋門外則西城
城外託詞取有情理又案北里志云平康入北門東迴三曲
卽諸妓所居又其南曲中者門前通十字街盍宣陽平康南
北俱有曲可通不必外街阮籍詠懷詩云捷徑從狹路僶俛
趨荒淫古所謂狹斜乃此之謂

魏策龍陽君正注

魏策龍陽君注云幸臣吳師道正注云幸姬也非楚安陵鄢陵壽陵趙建信之比長孫佐輔于武陵詩皆以宮人言之案師道以唐詩說國策其證已弱且唐詩亦有誤本文選齊陸韓卿中山王孺子妾歌云子瑕矯後駕安陵泣前魚泣魚之事非安陵乃龍陽也阮籍詠懷詩宋顏延年注引龍陽安陵事後云安陵君所以悲魚也末語有缺文而相傳已久陸詩葢本顏注此後詩人相承誤爲安陵佐輔古宮怨云棄前方見泣船魚武陵長信宮詩云一從悲畫扇幾度泣前魚二詩又本陸氏謂是安陵元和姓纂云安陵小國其後氏之安陵

纏楚王妃故以爲宮人是也二詩本說安陵師道引以證龍陽其䟽一也師道未讀陸詩若依陸詩泣魚必妾則子瑕亦宮人矣其䟽二也楚策安陵君正注亦引姓纂以爲女子則此正注當云正楚安陵之比乃云非楚安陵之比二處皆名正注無所適從其䟽三也師道惟補注多可取楚策云變色不避席寵臣不避車蓋言驕寵也補注云文選注引變色不弊席寵臣不弊車眞誥言變色不敝席寵臣不盡輪則言榮華易落寵不能久其義可傳秦策云美男破老美女破少乃逸周書武稱解文補注云修文御覽引作美男破老美女破車破車無意義誤文也

連筠簃叢書 靈石楊氏栞

癸巳存稿卷十四終

癸巳存稿卷十五

黟俞正燮理初

何端簡父子事述

何公世璂字澹菴一字坦園晚號鐵山其先世自襄强遷山東新城陳何莊公幼慧六歲喪母能持禮康熙甲子年十九舉於鄉需次得莒州學正以己丑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充一統志纂修庚子山西鄉試副考官雍正元年正月授山西道監察御史二月充江西鄉試正考官七月提督浙江學政二年七月授兩淮都轉鹽運使經理淮揚海潮災賑是時公領運司鄂文端爾泰爲江蘇布政使皆處天下脂膏地

俱以廉聞三年十一月授貴州巡撫時鄂公總督雲南貴州
廣西及將軍石禮哈提督馬會伯辦苗事公奏請
聖訓
世宗批其奏曰武備不可輕視苗夷雖蠢亦人也恩威不可
偏用公自通籍翰林十四年自御史至巡撫才三年耳既任
事宣上德意周咨山川險要籌撥軍儲值生苗頭目阿拏火
阿猛阿戎等十四人赴公自愬奉行法度未嘗反公開示威
信使轉諭各寨凡編髮受冠帶者賞以銀牌衣物耀之於其
黨以是卉衣椎結之人傾心內屬得全活者萬餘人我兵方
進攻下不服者谷隆長寨者貢羊城屯誅首逆阿革阿紀等

兵機大順公又以黎平都勻鎭遠之間古州八萬一寨地廣
千里南通廣西東界湖南土沃人稠物產尤富在三省腹中
由貴州黎平開之此寨得則附近九股黑苗可以勦撫即會
總督奏調思州府張廣泗知黎平廣泗至卽輕騎趨古州登
諸葛臺盡望見苗寨高下及大小丹江出入圖其險要道徑
生苗大驚欲取之圖未合而廣泗從山背下得當以報公大
意旣示以威則撫之又保舉貴州人材貢生生員三十二人
五年十月被
召入都先是貴東道某以同鄉求保舉不許則參公徇情市
恩飲酒宴樂

上又以征苗事公屢言可撫恐與軍中意見相左故
召公而鄂公密奏公實心任事無他念公到京即授刑部額
外侍郎六年二月轉戸部四月轉吏部仍兼刑部五月署直
隷總督公以才不勝外任辭甚切時天氣蒸暑汗出流被面
公既辭不得請
上命侍臣爲何總督解衣賜人參克什紗表筆墨端硯因
垂詢生平稱意文字公進福字箴六月貴州人材兩次引
見
諭以人品尙屬端謹皆錄用之七年正月二十七日巡察南
三府御史過保定傳

諭使公愛惜精神而公已於二十六日卒矣年六十四遺表
請祖父母封
詔書褒恤悉如其請加贈禮部尚書謚端簡內帑給千金治
喪喪還所過有司支公祭奠八月改尚書秩一品乾隆元年
追贈光祿大夫夫人徐氏晉一品太夫人公主試督學所得
多端人歷封疆知人善任初抵黔時張公廣泗來迎馬上問
地利民情苗俗行四十里未休至驛館語達旦凡事一以咨
之張公亦功名自許雍正六年張公已爲貴州巡撫八年苗
疆底定十三年又反乾隆元年張公以經略平之公子四體
仁秉義崇禮蘊智體仁字西銘性恬淡年四十三始舉雍正

四年鄉試副榜八年旣葬端簡公入都謝
恩卽授浙江諸暨縣知縣縣人傅阿男者淫狡而肆持官吏
短長爲一方害體仁窮治決遣之民大悅諸暨倉穀積弊儲
不實具揭言之上官怒調於潛久之調奉化奉化沿海盜多
不治體仁興修水利因以得近海舟楫來往盜所從逃竄之
路以保甲弭盜古法最有驗編察得其窩線淸其源令保甲
輪直更鄉保統之使捕役分任鄉屯捕頭統之調黃巖丁徐
太夫人憂起復發江南辦銅山賑補虹縣知縣縣當宿州靈
璧下流十載九溺其西北皆水地汎濫西南爲害乃開河西
南洩其水治稻田製耒機貽民興木棉利最後調定遠築西

水石壩衛民田舍以耳疾乞老歸里體仁凡六任縣令奉家教一果一菜不敢妄取廉俸所積於意氣之發地方公事所捐亦豪往自喜在定遠時驛丞某年老矣馬瘦儲空當揭參而不忍也使巡檢協治其事冀以漸而復上官縣察之丞革職不得歸體仁置酒召之計公私所虧爲具印文清官項辦裝送之歸體仁終己無餘財教子孫耕讀外不使逐他嗜好所歷無奇行而士民思之自號長元人稱長元先生年七十九卒

述曰征苗之役鄂公任之張公成之其間運籌勦撫端簡可謂賢勞矣三公皆以征苗起功名之際何其盛也昔太史了

魚以義俠聞而不染縱橫之習軍旅方輿以方行矩步者指畫其間並無猜疑自古難之張公後裔至今稱述端簡又得張公所輯貴州通志故得於齊侍郎所作傳外補緝之生平喜人稱說故事見長元先生狀與所聞合故附書其事公父子皆循循然無新奇可喜而後人樂道之非所謂悃愊無華者耶虹故鄫紅也左傳注晉時猶有紅亭後漢沛國紅也虹以乾隆四十二年併入泗州今州治故虹治也

汪先生事輯逸

汪先生名廷榜字士瞻黟三都人同學稱仰山先生少學賈二十八歲置貨漢口見帆檣叢集蔽江面十數里人語雜五

方漢水衝擊江波浩渺縱觀之心動歸而讀書學文詞喜馳騁漸不自喜沈思刻意爲短章既又不自善也乃始爲平正曉鬯之文讀書江寗鍾山同舍生或窺之請與交者數人而已董以學梅鈖戴翼子戴祖啟侯學詩梁巘諸君子皆自好約爲背誦經史之會冬日訪先生值先生笑而出曰吾得之矣衆問之指牆下炭墼曰此立方也取圜與立句股就物推之耳鈖大喜輂其家所刊書贈之於逆旅晤戴震李惇與訂交學益廣中乾隆辛卯江南舉人授書饒州芝陽書院補旌德縣訓導以病歸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年老不就試受六品頂戴家貧僅中人遇賢豪傾意結納之生平喜道人善獎

誘後進作文章經指授者皆有理法先生為文下一字或檢書數十種務得其通不必古人曾用也務使妥貼有光采蓋得揚雄韓愈意者務使合語氣所著四書文名碧山草堂制義自言曰人各有所長經義卽未敢自信時文所言於事理不背而已文有大體吾自知之方先生讀書江寧時與何某出遊過王者輔寓者輔有日記日疏人事遂疏曰某日何先生偕汪兄來汪兄名廷榜黟人住三都碧山學士里有識見人也旣而者輔事敗官索日記索所往還人何先生汪兄俱錄赴蘇州按察司梁巘在亳州聞其事徒步至蘇候之事白人指為道義交目曰汪梁先生懼名目遠布一日同梁飲瞰

笑謂之曰若素不噉肥肉吾勸若始知其味吾素不飲若導吾飲今亦不離杯斝矣吾兩人殆酒肉朋友也聞者皆失笑其沈毅如此嘉慶八年七月卒年七十五

述曰嘉慶己未旌德劉君成書入都先生寄文集屬正燮校定且曰删竄惟汝癸亥七月先生病亟時適正燮歸里先生持之而泣以文付其族孫夢桂及正燮八月正燮復出遊知墓誌及傳已有所屬故輯其瑣事附碧山草堂制義後

胡先生事述

胡先生梧字樹思徽州府城小北門四管人乾隆丙午順天鄉試塡榜吏誤連試卷實年實字書之遂名梧實其先世儒

者十一世皆學生父瑨字濬中爲武學生弟瑀文生也鄉試
不中濬中罵於市市人笑曰公武生也謂弟文佳文必不佳
不中宜矣悶而歸明年呈請文試遂舉於鄉成進士時乾隆
甲戌也越十三年丙戌弟亦成進士入翰林濬中終光山縣
知縣先生年十一侍母扶柩歸囊無一錢又無師傅爲無賴
喜與人鬥飢則竊書賣之日食於外母見書十耗其九則痛
詈之乃自投改過與二弟同讀書日負販於外夜讀書油錢
少鐙光如豆大兄弟三人環讀以夜半爲期自作文不求人
敎也先是濬中君在時爲聘邑汪氏女及迎娶資送直千金
屬其兄弟爲變賣居積已授徒里中衣食稍有餘从之濬中

君有門生官杭州遣信召之至則官以事壞遇親串賣鹽浙中者假貲置湖縐往來揚州又置茶皆獲利時已納粟作監生值玉器貴乃盡以財買玉子解視多灰蠹又自甘肅來者日衆遂折耗接家信妻財又折耗念揚州親串多富者往投之不見收時小押中皆無賴欲得書生爲主謀見先生倜儻迎之去頗自危以計斂諸無賴分金買舟北上僦居旅舍天大寒天津某訪同院友顧見先生肥大面麻黑目長秀倚上胸背隆然裹二蘆花椅褥與之言曰才人也載歸从之辭之保德其知州素與澹中君善好豐坊大學所至刊行然能敬文人先生至使主講書院官日課講章先生不甚解則雜舉

古今成敗所歷山川人情淳偽以亂其言或阿官好叩以姚江之學曰姚江以學爲支離君言姚江而已何必誣以學也復入都强折節恂恂然不妄語然有忤之者輒登門升高坐大駡務盡其詞而歸人更校否亦不以增減其怒也鄉有爲部郎者語人曰胡樹思吾無法治之遠之而已先生聞之挾冊往登其榻酣讀終日出乾餱自啖至夜分謝之始去年三十中式充官學教習以知縣用値湖北請挑先一日謂弟棨曰吾入挑借支薄俸汝持歸奉母吾單身行矣赴挑不與借補中兵馬司副指揮曰吾昨買得堯峯文鈔方笑司坊官與皁隸伍今卽補是官豈非數也雖然吾不似鈍翁才拜印果

有院皁乘車從奴持刺來先生出坐堂上問坊皁曰院皁與汝品秩同也我見若當何禮坊皁無言使呼院皁已怒去以出迎遲也旣聞將挫抑之謚大憤欲於院署肆無禮見先生氣甚盛轉怒爲笑曰是作官者乃似我輩無賴也視事三月出見一人强橫詐市賈財縶之歸將撻之已褫袴皁隸彷徨良久叩頭曰刑杖月前供應街道衙門偶未將歸先生瞠曰是矣我乃三月未嘗一撻人也當杖者伏地呼饒放之起罵曰吾好撻人苦無犯撻者汝不配啟撻端後受撻者道汝我識汝舍汝去再縶汝卽舍之中城竊案積年不獲問諸捕捕曰官考成我輩身家也不敢怠玩先生笑而頷之曰然五日

又問之荅如初先生怒詬曰奴眞欲死耶官考成汝何知我知杖汝而已不需汝身家也五日不獲諸偷者汝不欲活矣四日而獲十七案然終未捷人也某者居雲居寺衚衕抑勒人妻事將成矣先生過楊梅竹斜街見之止車告之曰明日事若當自止吾知彼婦無恥不足惜本意明日將吏拘若兩人以耀吾官忽見汝不能自禁以告汝言已驅車去某大感遂止京城偵事者素狡不以實又持官短長先生故挫抑之使偵刺報命惟謹日近詩書所轄無廢事讀史記曰廉吏久久益富不可信也官多妄費而吾衣食裕於敎讀時吾不廉人不能知也宦游京師者託事請客斂分金曰撒網司坊官

十五十四俱已請客意不能無動倩人畫例借屋校尉營賃盤盂几席結采召廚人梨園子弟俟代支客者已到乃衣冠乘車往禮客中途忽悧怳驅車返使人稱疾多謝客多酌加飯迨暮家人載金歸先生覩之笑曰廉吏之富其以此耶此吾在揚州故智也嘉慶二年十二月補官四年十一月卒先生之言曰吾生平閱歷多矣惟不忮求能自保不能屈抑誠自苦然碌碌者安可託也卒以病肺年四十三意氣平矣子

元鼎全鼎文鼎

述曰胡先生眞循吏也生平所行發乎情止乎禮義合聖賢之法正變記先生事甚多先生素惡鄉愿因以所記偏求所

謂鄉愿者下意延問凡經指示許可之事悉去之故所存止此嗚呼此先生所以賢歟其精神在是矣

駱君小傳

駱君正綸字金門號紫封句容后橋人居城東爲人淳重自愛能文章乾隆庚子句容書生某求督學關節有人持金去某隨之急乃還其金妄言學使已許之矣既而不許某怒搒童生有文章者二十五人先出榜一日張於院外廟壁以君爲第一迨曉榜出名字同者十八而君果第一學使聞之怒屬吏窮捕或怵君君曰此無與我事也不爲動事亦不及之好爲閒散遊登邑中雲龍自馬背岡望茅山三峯若有若無

吟嗽自得於人無可否以爲性情形狀皆天賦不能强同以己見非笑之坐不通也惟不喜人戴近視眼鏡聞鼻煙其說曰古無眼鏡時人已有目今人多苦鼻柱耳鼻煙學嗅者淚涔涔下氣息出入腥動數尺外非天性所有故可惡聞者歎其言可爲故實性不能飲一日攜酒偕友人於邑小南門外五里岡痛飲流連作詩刻樹皮識焉復坐言鬼神事甚悉忽歎曰故鄉可樂再三言之歸十日而病初某以揭榜事用狡計脫而爲衆所詬鬱而死死十三年矣其兄病請君臨訣君至某現心惡之某兄死君亦卒年四十五時乾隆五十七年五月也黟縣俞正燮在句容聞之歎曰吾極知鬼神事然不

分人有死也今駱君死則眞有死矣五月晦夢遇之於四牌樓諱言其死也語之曰君家人甚思君胡久不歸曰死人耳明日月朔歸人將以爲不吉且緩之吾有事赴城隍司有關不易過煩送我從之南行東轉過文廟出德配天地坊又東循兩池間北行卽城隍司廟屋與日所見同堂下人百狀不齊堂上寂無人直上轉後屏望見顯應閣院落比素見大數十倍中有河橫去南北屋宇羅列向所未見也相將過河西轉有屋南向面河近就之忽小矣屋高三尺廣不及尺深半之分兩層上層有龕一長眉人持瓶插河柳趺坐有二人侍人持一棒若羯鼓椎空中一棒跳躍細長與所執者同二人

掔弄之盤旋上下聲撻然睇視人亦長大龕後右邊空處審是樓梯下層閉細紅槅扇紅紙粘似非惡處曰此關也送之過而醒甚駭歎過數日正燮持燭如廁見一紅物頁牆高二尺餘俯視之頭忽大若㲉箕面皆血也見之不甚畏懼已過心忽怯奪路返物已不見歸坐不樂同學某生聞之鼓掌笑曰大丈夫豈畏鬼哉無何生閉門卧忽大叫甚急鄰舍生持火噪門外始起開門入其室腥臭不可聞生面如死人徐言曰才卧聞門響甚厲自蒙被中有物自被上過如廟中天王手大從首至足所搗處冷徹骨繼聞物歎詫嘶破不是人聲眛死大叫幸諸君至聞者股肉起若粟勸生抱被鎖門從他

人楊畔臥翼日生無言正燮往君柩前祝曰君有靈當助我
逐鬼也是夕夢君至笑曰責報一何速耶予一人重基監生
述曰正燮於嘉慶甲子重到菏澤窗外丁香將放理剔澆灌
日夜俟之春風料峭從未閉窗臥也急欲往濟寧夜懸紅鐙
酹酒別樹倚檻而寐夢駱君至看花歡笑驚起人靜鐙灺矣
旦將束裝北枝全放時二月十日也神理常存難與庸惡無
氣者道念小時一句一字駱君皆奇賞之今知駱君果不死
追憶去年冬平度于君重輝鄒平成君瓘新城何君承壯同
泛張秋決河四人坐船蓬上說鬼風霜淒緊潰瀾擯擊眞有
神物龍魚來傾聽也旣來泰安無人談者感丁香偏放之異

因述駱君之事嗟乎知己之感索居之歎生人豈能無之耶音塵寂斷亦可悲矣

古築兩孫君小傳

孫學道字立人居黔四都古築縣學生也乾隆閒邑人能讀書者汪𤍽朱鍾何瑞龍鮑元偎程驥葉有廣胡成浚皆有業有異稟不同於俗學道好學能博覽其識通敏文選漢高功臣頌注引漢高帝會陳擒韓信此特萬世之事也友人質之學道曰萬世乃万士之譌万士乃一力士之譌也陸機五等論注引漢書燕齊之間萬士瞋目扼腕萬乃方之譌與此同檢漢書果然熟於經史言事有條理喜爲詩尤善五言程驥

曰黟有二絶大星樵子孫立八五言古詩也所娶妒戾乃異居有二子亦夭其詩散失所有古書丹黃粲然有發明亦未輯錄賣爲寡婦食矣

孫蒙字菴正布衣也幼學神仙年四十兄死乃强復持家好數學皆穿穴之通於易其治易喜言人事其言易分爲五一爲易緯推乾鑿度七書之數及易九厄二爲易支曰易林曰京氏易傳曰元包曰皇極經世曰三易洞璣曰九宮經緯附京氏後以洞微數三爲易流曰八陣曰金丹曰地理四爲易跂曰太元曰洞極曰潛虛曰皇極洪範曰參兩曰範衍曰太微曰括奇曰靈棋五爲易衍曰龜卜曰蜮法曰太素蜮曰五

運六氣曰太一曰奇門遁甲曰六壬曰演禽曰璣衡曰風角皆究揲灼布推加減飛行診望之法爲采文補注附說爲作表捃摭奇胲比輯之得十五卷曰周易外傳謂通卦驗不知里差難施用易九厄多見道書太一家其法本三統當以三統法置元推之不當雜用他法亂其數又以太一推上元至嘉慶癸亥積千零十五萬五千七百二十年加陽盈差一百三十而以周法四千五百六十除之既又得一法推筭爲八萬六千零四十年又一法積五千二百九十五萬一千零八十年又一法積四百五十六萬七千零八十年俱存其數以證古筭家積元不同由其術異非乖謬也西法言開闢至順

治甲申六千八百四十年依其定儀推之止五千七百三十四年則與術不相應其言周易年周法年一爻運周法陽爻九年陰爻六年世周法陽爻三十六年陰爻二十四年紀周法陽爻九十年陰爻六十年崇德元年丙子年爻值乾初世爻入坎初言世驗堯值師水行地上洪水之效禹值比後夫凶戮防風氏之效唐高宗儀鳳值剝五以宮人寵武后同聽政之效久視值剝上碩果不食中宗復位效也或疑師比義曲蒙曰隋書王劭傳引稽覽圖屯十一月千里馬數至應隋高祖騧騮馬震下足坎上美脊騧騮有肉鞍行則作動四足數至者天祿數至晉書王嘉傳苻堅問世祚嘉曰未央明年

癸未敗於淮南所謂未年有殃占驗之解當如此如祈神籖亦斷章取義也蒙學古雅家貧爲人相宅墓取錢以給家卒於家子繼祖

述曰孫君立人學博而正眞儒者惜其書不存者正又通音韻之學亦無書可惜也兩君嘗學辟穀住百尺段后人祠六七日不能堪扶杖歸雖爲俗人口實然亦古雅矣

書李方古

嘉慶元年丙辰正月十一日白蓮教匪劉松餘孽劉之協之黨犯枝江宜都繼而當陽繼而新野蔓延四出而豫而秦而川所至擄脅驅去良民使當官兵鋒官命民聞立寨集鄉勇

自衛汝陳諸俠素販鹽游博者千餘人籍團練名謚收諸無賴方行無所忌分屯數十處其冣强者東潁州曰陳魁元西汝寧曰李方古魁元素暴悍借交報讎私梟自淮泗渦汝連舳艫數十而上或相連數百車嘯唱讙譟過鋪汛不敢誰何方古循循然退讓文秀類書生郡豪傑皆敬憚之訟爭不解者得方古一言卽聽千里內皆慕方古時鄉勇皆有梟雄爲之主令行禁止或亦爲民害方古所統有仁義風任俠者互吞噬於方古不相屬而李氏股中傳令索讎借餉未嘗有違者河南王生挾萬金商於蘇州有盜尾之數日王生急投方古盜念方古人多旣識王生卽千里之內不敢動舍之去又

不甘亦投方古告實方古大驚以擾攘之際不敢與爲難且喜其已歸也厚貽之使之遠去行旅皆載方古名以行河南巡撫知之遣陳州知府越境覘方古以無惡迹歸報方古亦自危謝其衆不復見客二年閏六月息縣民張雲路械鬥遣使借力於魁元魁元以五十八人往至則事解無所用其武雲路憶數年私鹽爲息縣役所沒欲從衆至城罵其知縣使知縣訓其役放張氏私販也僞爲他邑解囚者數十人執械護之至庭拉散囚車索知縣知縣以事上州轉至外委把總向得琳廨得琳怠倉猝不敵且用好語慰散之有新附禿者鮑六負莝煙葉刀自後至謾曰是官耶我不與之言即斫之死

而鮑六貿貿然負刀歸雲路魁元見事急至縣奪馬轉殺由正陽羅山轉至光山界河灣遇其黨詹三方古股中向所分也邀魁元入偵知其黨殺官劫馬事涉反託言過河鳩集旣渡則盡撤船以南射書絕之曰本出姓名要言其拒反者今殺官若爲

天子所赦者請續前好不然卽渡河亦無所歸也魁元得書沿河譟罵詹三怒厲兵渡河大敗之魁元跳歸方古欲鳩衆自守方古曰今大軍逐敎匪逃死誠易然反者終伏罪徒爲罪人累鄉里耳且若家室何不如自投以爲官兵功庶幾官宥緩之家人萬一全者魁元不復語七月初自詣項成獄六

日河南巡撫至誅魁元等五人而案結官論以方古勢大不去之終爲害以魁元識方古遣戍之方古亦自喜於遠去也其時汝陽有俠曰大都督武藝敵千人其黨亦千人巡撫至汝寧令汝陽知縣捕之知縣至其家其黨圍之大都督曰我無罪汝等從我即我罪我去汝輩以安但好爲之無爲教匪所笑也且誡之曰無事不可聚會揮衆退從知縣至城巡撫數其罪斬之蓋河南潁亳之間自古游俠所聚雖以武犯禁妨吏治而大義不敢踰有足多者冀大榮者葉人也素梟勇負販於外遇賊撲郄縛之去謹防之默識賊旗鼓字號大師傅劉之協閱各營時擁衛威儀甚盛大榮微窺識之久之使

樵汲遂逃歸爲無賴以自活之協各股在陝西者被誰欲於河南復立一股爲聲援五年六月之協至汝州遇其徒郟縣李岳岳在教中位已尊所屬數百人州之閙店有徐華平李運泰者向客李方古家拳棒號無敵岳啗以利欲其入教則納其賄岳又遣妻女至其郵游觀會劇援以色誘之入教則又淫之終不入教岳大恨而之協至乃起兵先攻閙店適二人外出教習則躪其家屠其郵寂慘轉掠至翟家寨之協下令撰郵郵民相聚謀曰坐待逃竄皆死也今與之戰幸而勝賊終身不我犯即敗保寨以俟官兵至則我生矣出戰賊敗賊反得寨據以守徐華平李運泰得耗糾二十七人前追賊

遇布政使馬公至從之踰溝圍寨設兵者曰當開一面合兵法自七月六日丙子至八日戊寅雞鳴寨破二人報讎痛殺賊追奔數十里而餘匪竄於彭山巡撫吳公自南陽撥兵至魯山嵩縣界遇之戰於過風樓又戰於米兒溝十四日盡滅之方初八日之破翟家寨也擒偽元帥李岳偽總兵孫繼元寨中樹劉天王旗殺賊既盡徧搜之協尸不得兵民且恨且懼而葉縣馳報生獲之協初之協欲以辰年辰月辰日辰時起事而其徒寅月起至是又以寅日敗之協將逃之湖北過葉縣日昳矣冀大榮方與人鬥而勝提壺沽酒自賀鬬然遇之大師傅也念縣執之或致死時無質證是以人命自累也

追隨於野詭稱某股使歸募兵者今得千人之協信之從之收兵乃執以予知縣廖君寅殺豬狗取血塗之之協到部依大榮言陳之堅言大榮是其頭目欲與之同死而大榮以無賴鄉人怨之者日月有案其陷賊供樵汲僅一月乃得免或曰其人姓楊名弼亦方古黨內人也

廣東阮宮保六十壽引集香山文句

皇帝嗣位畫大羅天尊贊序三年李公家廟碑正月二十日齋吟先生銘序東控嶺海右扼蠻荒嚴譔制自和氣聚爲慶雲與柳晟詔壽星垂文與顏証詔當其冥同訢合之際爲人上宰相書以彰我主聖臣良敢諫鼓賦精究之端才實兼茂明於體用策於是乎在矣策林二十七惟公受天地之和代悲[illegible]頌作

王府君銘生

休明代二十有六年箴言序始以進士舉策林策尾善慶所集崔孚碑

揚其祖美楊冠俗制有理戎殄寇之效康溪議等制公肇經室文記其祖副將平苗功德

德善者將啟後人張謚制詩禮弓裘鳥行初制文章政事范傳正制冠於

一時高敖曹贊序豈不宜哉策林三十公爲人崔孚碑抱乎不器之器君子不器賦

淵淵縣縣求元珠賦美而有度賦賦玉立不倚裴垍制名實相副舉人自代狀

士林推美崔墉制以爲準程李公家廟碑如神仙中人也崔晦叔誌序奉

詔而處中侯丕制立

內廷微之賜紫金魚袋制歷踐清貫歸登制每備

連筠簃叢書 靈石楊氏栞

顧問李絳制周知典故康承宣制日麗

天仗叔孫通定朝儀賦吟咏

秘閣王建制以茂學懿文裴度舍人制頌成功中和節頌發揮盛祉元和南省表

美歸

聖德論魏徵舊宅狀公至越微之銘序久專外閫程執恭制

召入翰林李公家廟碑擇在

禁闈謝蒙恩賜設制俾升瑣闥竇易直制而翺翔書府王建制潤色訓誥裴度舍人制

煥乎文章中和節頌嘉猷茂績杜佑太子太師制慶集台庭裴度舍人制

文質詳略沈傳師制亟之不朽也禮部策一公由少詹至侍郎又由浙撫入爲翰林侍郎時皆直南書房

夫文武迭用魏元通制海沂之間王智興制詢謀馳驅楊孝直制全越

輿區延袤千里丁公著制可使考文以第俊秀韋貫之侍郎制謂出督山東浙江學政協

聖人之昌運黑龍飲渭賦

詔主文之司策林六十八惟四科六藝箴言序警策之篇與劉蘇州書優

遊而求之禮部策三兼取人材論重考科目人狀采而獎之策林六十八作者

之風代書由文取士李善人碑爲主司則至公矣與陳給事書謂嘉慶己未科總裁

洎出分戎律李廣制俾換

新命再臨舊邦崔鴻重授刺史制公以少農出撫浙舊督學地也天地澄爽叔孫通定朝儀

賦羣山結青洛川晴望賦太白星高范希朝制

皇靈有截賀平淄青表擘波騰驤黑龍飲渭賦以堅甲利兵相視斬白蛇賦

駭泉室則龍鼉伏藏黑龍飲渭賦流光垂慶上元道文歎咸有忠勳播
爲先德程執恭等同制文集推闡封公省公在浙定海寇會中籌備示畫動修武經程執恭僕射制
明練兵符閻巨源制不替前效李夷簡制其在兹乎策林五十九
召赴闕廷崔羣制有恪恭跋涉之勤焉夏侯仕戡等制公補侍郎又出使河南交審
事件式示寵名崔楚臣制控轉輸之路柳經李褒制統以上卿裴宏泰知左藏制
以叶便宜盧生攻制
聖澤汪洋洛川晴望賦如運神功中和節頌虛舟爲心孔戣制若轉於掌
荷珠賦公在浙撫陳海運不可行其督河漕河流順軌弁丁悅服河洛千里許孟容制出領重鎮
嚴綏制案其度程裴武制文以禮樂張宏靖制河南宴如韓宏制嘉慶丁卯冬在
衛輝見公札府州縣官買經史古書置儒學其意甚盛今御
史乃請令人誦理學平話書時道光壬午臘月廷議尚未上

憶前有學政請令人默寫朱子小學者以此謚念公教人有法焉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
與微之書寄深南服與鄭細詔兼文武之秩段佑制江西撫及河南撫皆領提督事鄰
古人制袁滋有思興禮樂之道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策公以文選樓藏宋本十三經刊置南
昌府學并附刊校勘記人物教化制崔陵故稽其地籍策林四十二量人戶之
眾寡策林五十二實版圖策林五十二下題骨肉相係荅崔侍郎書兇徒蕩滅
與崇文詔妖沴自清代荅論結都離書行係甲得朱毛俚事加宮係謂江西務叢而謚辦張叱
制自移部荊門趙昌制我
國家策林十五憂襄漢之人也袁滋制厲精一意王日簡制度才而授職
裴垍制登進賢哲張宏靖制優劣之間策林四十六經緯其人焉進士策問二
以禮導人情策林五十四使人畏愛悅服策林五十七澤鋪動植中和節頌

隨材曲直(君子不器賦)物無遁形(明偶)皆得如本願焉(畫彌勒上生幀記)遠
圖是經(裴垍制)移鎮南海(趙昌制)公既下車(李公家廟碑)軍國所資(與盧
恒卿詔)依法有程(大巧若拙賦)舉德選能(策林五十八)才適其位(大巧若拙賦)
賦役均平(策林五十二)人安則心固(策林四十八)故臨戎則士樂爲用
(田穎制)筦權條制(裴宏泰權鹽使制)謹鹽量之出入(策林二十三)主計無從
違(崔陵制)況溟漲一隅(新羅金忠良制)滄波萬里(與新羅王書)華夷雜居(李夷
簡制)有軍課者(王璀制)服勤靡鹽(黃士修制)風變化移(李公家廟碑)夫惟不(才識
皦不昧(求元珠賦)布寬簡有恒之政(吳少陽制)誠信明則獷驁歸命
兼茂明於體用策)至矣哉(敢諫鼓賦)威綏仁董(冊新回鶻可汗文)啟迪雍熙(上元日歎
道文)亦惟舊典(與仕明詔)公冠其首(代裴頲作王府君銘)敎化之根(動靜交相養賦)居

其要也策林四十九 且臻乎仁壽之域矣禮部策二 凡所踐歷杜羔制 自江而東政成人乂薛戎制 梁宋之交韓宏制 荆揚浙右孫簡等制 連鎮藩維韓皋制 兼進榮班高榮朝制 式是南邦嚴謨制 寵任益崇韓公武制 殆三十年嚴綬制 公涖山東浙江淮安河南江西湖北湖南廣東廣西以外臺得尚書宮保 夫外擁旄麾與韓宏詔 其務甚殷與盧恒卿詔 或千里移鎮夏州軍將制 使布和惠之化薛元賞制 至於瀑泉怪石桂風杉月答崔侍郎書 或花時宴罷與微之第二書 觴詠半酣白蘋洲五亭記 文彩陸離黑龍飲渭賦 或傳諸好事九老會詩序 振金聲於寰海賦賦 故其所著章句往往在人口中王建制 惟雨露之留處荷珠賦 則三山五岳太湖石記 靈蹟勝概靡不周覽修香山寺記 膏雨景星所至蒙福李公家廟碑謂筆談及金石諸書 夫公之文學張擇碑

以儒學詩賦獨步一時張仲方銘序而聖人之旨代書暨於百氏補逸書既又與諸家不同論魏徵舊宅狀循義討源中和節頌或致疑誤奏所聞狀愼簡賓客太湖石記取天下耳目心識爲用爲人上宰相書得遺編墜軸者香山寺新修經藏堂記約義立宗三教論衡對僧問盡得其義李善人碑剗弊句微之賜紫金魚袋制謂不采唐以後諸鄙文文合法要寶易直制雖言微旨遠禮部策三推而敘之傳法堂銘序則六家九流策林六十一同歸於一揆矣禮部策二然後知學在骨髓者自心術得記畫豈牽強所能致耶序洛詩學術精博韓愈舍人制超軼古今者也賦賦謂十三經校勘記經郛經籍纂詁等書公養有餘力李善人碑及居憂滎陽鄭公銘序聖人不得已而奪之邊鎮節度使起復制念臣爲子之心謝官狀用表叙

忠之訓與薛萃詔進退出處與微之書不失其道蕭俛吏部尚書制雖古君臣道合者為人上宰相書蔑以加之范傳正制公雷塘表墓起撫福建以病得假服闋乃補侍郎出為督撫允矣君子叔孫通定朝儀賦取是大節奏所聞狀由是言之禮部策一

國典褒飾李公家廟碑不亦宜乎李諒薛公幹制

皇帝孝敬寅畏畫大羅天尊贊序二肇撫蒼生為人上宰相書志在繼善畫大羅天尊贊序一以恩信御百辟與金陵立功將士勅書公獨超然皇甫公銘序久於其政李正卿制勞績彌彰與希朝制

優詔褒美張誠銘序用旌前勞張正甫制外諸僉議王佖制以為至當論嚴綬狀忠忱亮節與仕明詔昭昭然可知矣禮部策二事見張侍御鑒奏久任大吏大凡公之為政也李公家廟碑夙夜祇

命崔陵制 動靜有儀黑龍飲渭狀 故庶類曲從君子不器賦 安業厚生策林
五十八 福利動植祭匡山文 則沖而用之荷珠賦 可以導知納粹冷泉亭記
播於無窮續虞人箴序 庶臻康濟吳少陽制 日濟其美張宏靖制
皇風演溢洛川晴望賦 家聲振耀李公家廟碑 況霑
慶澤裴度等賜子官制 許推恩而及嗣李愬等制 三和之氣訢合絪縕積
爲壽策林十七 公受天地粹靈徵之銘序 工侔造化者由天和來記畫 在
氣爲春福不得不集畫西方幀贊序 在使之壽貴富策林七十三 輔而成
焉崔孚 長生久視之道三教論衡問道士 實在於此矣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
式會嘉辰三教論衡序 流爲詠歌泛渭賦序 僉以爲宜盧士玫劉從周制 粗寫
鄙意與楊虞卿書 引而伸之明達碑

道光壬午冬十二月京都多作壽文寄廣東者因看正定李實臣碑有王士則名檢香山集見白公以正月二十日生亦宮保生日也旅邸夜坐因集此文宮保爲余座師之師適未出淨本亦以語有狷激漢陽葉年丈取去塗改用之乃極和平韓愈月蝕詩鄭亞會昌一品集序盧同李商隱集均存之見文章異同有法也小除日記於黟縣會館

癸巳存稿卷十五